

小氣和洩氣

譯
公
紀

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」

孟子

我的朋友周君亮，某次，慨乎言之：「現在

心眼，渾身是公不來克斯呢！」

的中國士大夫，好像都是姨太太養的。」在敝國自古就有納妾的習慣，而側室所生的孩子，雖然不乏俊秀，但往往被認為是小心眼枉忸怩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伙子。本來自小被人歧視慣了，長大之後，當然不免會有COMPLEX公不來克斯。算斤算兩，尖刻小氣，原不足奇。我們的士大夫，洋人名之曰知識階級，本來一向就倒楣，任人宰割已久，稍一不慎，就東門棄市，甚至有夷十族的。受委曲，是自古已然，滿清入關，士大夫須自稱奴才，西風東漸後，帶來了洋文明，新學術，更顯得我們的士大夫一個錢不值，法租界公園門口的牌子，直把我們與狗同等視，退而與家畜爲伍了，到了近五十年，於今爲烈，我們

凌遲處死，「德意」云乎哉，當然面目全非，嗚呼哀哉尙饗了。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，苛刻，後剔除，錢未用時先削減，錢已用後再追回，斤斤較量，無一不算。甚至連當局養恤公教人員窮苦的「德意」，到了小心眼手裏，就七折八扣的，三而竭，氣是竭不得的，走了氣的啤酒，再還

原，可就難了。

我常常在夢想，爲什麼我們不能造一所百層的摩天大樓，把所有的行政機構一古腦兒裝了進去，爲什麼我們不能撥二十億元來建一個科學家的樂園，爲什麼我們不能網羅散居各國的中國科學家們回國來研究原子能，爲什麼我們不能一口氣讓招商局造個百把艘新郵船新油輪，其實，這些計劃並不是不可能，但是一經這小心眼仁兄之手，便會不成樣子，顧忌都來了，有氣魄肯做事的朋友，走了氣，學了乖，當然把這些計劃，束之高閣了。

氣洩和氣小：紀公江
太太生的孩子，當然還要可憐、悽慘，焉能不小

作用，便是洩氣，在北伐、抗戰時期，我們的氣

很足，還有些大氣滂礴的好漢，挺起胸膛在硬幹

，大後方的各種基本建設，都靠他們來完成的，

那時有個好處，我們的會計人事制度，沒有現在

「健全」，倘若換在今天，這批好漢，也祇好束

手就擒，開會再議了。古人說一鼓作氣，再而衰

，三而竭，氣是竭不得的，走了氣的啤酒，再還

原，可就難了。

其實合署辦公，數十年前我們早已行之有效，現在新興的國家，無一不採取這一辦法，既省交通費，又省管理費，易於互相連繫，又極便民，倘若再把騰空出來的地皮，善價而沽，還可能大賸其錢。科學家們聚會在一起，祇要能發明小小一樣東西，便受用不盡，也決不是賠本生意。至於船，更是資本財，縱然營運不好，不斷的虧蝕，實際上還是對國家有利，因為他訓練造就了許多航海人才，為將來奠基礎，其效果等於高等專門學校，又有何憾？倘若以上的幾個計劃，真能實行起來，我相信，全世界都將對我們，括目相看，會驚奇，會敬佩，聯合國的一票，不用紛紛去拉，會自來的了。

中國人的智慧，歷史有了證明，我們的祖先

，會利用蟲口裏吐出來的纖維，織成衣料，把泥土燒成晶亮耀目的各式容器，由磁鐵做成指南針

，用木石刻字製成印刷板，配合若干石粉，使得他爆炸，這些中國人所發明出來的東西，才使得古時洋人折服，認為中國文化有其特長，但這都是一千餘年前的事，以後，我們對文明便一無貢獻了，支配現代生活的電燈、電話、汽船、汽車、飛機……等等都與我們無關，儘管家人家的妙下女，會利用電話來綿綿情話，中國小姐會駕車撞人，但這些可愛的工具，我們俱非始作俑者，我們沒有份。在西學初漸時，我們的大丈夫，注意的是另一套，物質生活，有意無意中，被疏忽了，但自從西學已證明有其大用，非學不可後，經過了將近百年的今天，我們的成績還是零，祇慢慢的會享受而不會發明，是真可恥了。最可憐的是，在漢代已經織得很好的長絲錦，現在竟

失其傳，宋磁柴窑固然不會燒，就連康熙五彩，也無從仿製，印刷根本買外國貨，而炸藥停留在做鞭炮的階段，弄得不好時，還可能把自己的工廠炸得精光。難道真的是我們人種退化了不成？

然，君不見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得獎人，又儼然是

炎黃子孫，入了番籍的中國人。日本也有個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得獎人，他却在日本做日本人。是

不是湯淺博士比我們的楊振寧博士愛國，却也不

是湯淺博士比我們的楊振寧博士愛國，却也不

是湯淺博士比我們的楊振寧博士